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九

性道

太玄賦

漢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
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
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
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

况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
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
熛翠羽媿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
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專
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
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
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於碣石忽
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
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驛驄以
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
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
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懼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
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
鏤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
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疾邪賦

漢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反
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
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
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於茲迄今情偽
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媯名
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哀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

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竭誠
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狺狺
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
而待然榮約由於閃輸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
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
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

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
上骯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
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
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
命矣夫

思遊賦

有序

晉 摯 虞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

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
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過之難遂
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
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
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士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
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
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

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彩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
兮佩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耀而重光至
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
和璞遥棄於南荆夏象韜塵於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
楹鸞凰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
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
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
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

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
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
逝而時返兮夕景潛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款聖哲
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隨珠與蕙
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
蹇委深而投奧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
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脇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
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

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鑿形鬼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
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
廝徒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
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
遂遐兮氣疊疊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嶠兮掇芝英於瀛
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
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
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暘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
迴兮覩朱明之赫曦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
纒焦明以承旂兮馭天馬而高馳讒義和於丹丘兮誚
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
之陶鬱兮予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
西游粵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粹之攸存
兮誠沉羽以泛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

母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兔兔於
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
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涸陰之所瀦探龜蛇於幽穴兮
瞰罔象之潛育哂儵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倂燭
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
而凌虛登閭闔而遺眷兮頌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
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爐
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僂句跖肆暴
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祖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
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
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匠乾以
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
川滯而為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
有數成形兮未察靈象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
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

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
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始兮
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
鑠其在手兮狼弧翔其斯彎晚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
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轅軻整旅
兆司鬱以屈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鈞
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
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蛇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
流旌垂旒炎攸纖纒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
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
玉闕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
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眇懸舟之離離兮懷
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適降而速邁華雲依
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暎蓋蹈烟燭兮辭天衢心闔
晶兮識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

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
思兮心恒娛

悔賦

有序

梁簡文帝

夫機難豫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已迷已者庸夫故易
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
曰九德不讐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
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堊事書作季文再思而
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誠竊

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
柳悲暮庭鶴雙舞檐烏獨赴岸林宗之中憑南郭之几
玄德之眊聊縈子安之嘯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
古傷今驚憂歎圯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闕此令終
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濩子蹟夫覆車之
戒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
一車書鞭笞寓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構阿衡

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梁之授拒諫逞刑殘宰誅守矜
上林之戲馬嘉長揚之射獸囁咥禁中之言欺侮山東
之寇及其祠崇涇水作釁夷宮徒希與妻子伍下願與
黔首同信殪絕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
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
鹿有動天之卒轅門有屈膝之賓既刊有功之印亦疑
竒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
愧分漢騎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糗獨飲

餘漿枕畚空卧伏軾懷傷鳧飄原野骨餌豺狼楚王刻
鶴播徙南地鏡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
獵之娛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寧喜納君恃功肆寵衛
侯厭黷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旋踵商君被執李斯
赴收身居闕下命厄秦囚追傷用法之弊還思不諫之
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為輔
弑君鳩子誅李害杜鬻恩販寵怨庶虐人蔽朝政之聰
察害上書之烈臣榮暱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

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膏鈇潤鉞寘纏逢徽壯
武英逸才為時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啟吞併之
籌幽州著懷遠之術運鍾毀冕時屬傾顛鏑鳴水濶日
黑山遷劉卞之謀不決忠良之戮已纏台曜之災雖啟
鷓鴣之賦徒然士衡文傑綽有餘裕氣含珠璧情蘊雲
霧志闕沉隱心耽進趣屈茲猛衆臨此勁兵抗言孟玖
肆此孤貞牋辭已切墨幔徒縈形殞河上心憶華亭若
夫楊惲狂言灌夫失志卒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君

飲後裴子酣狂靳固紀瞻之妾眠卧季倫之房亦足以
竄驚神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
兮多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嗤建功立德有常基冒馳臆
斷多失之前言徃行可為師

思慎賦有序

唐
劉知幾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
分也然歷觀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
非命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絕祀堙沒無遺小則繫

獄下室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寬者憂在子孫至若
保令名以沒齒傳詒厥於後脩求之歷代得十一於千
百其嘗迹其行事畧而論之至如望夷篡奪鴻溝戰爭
包燕蓋之異志踐恭顯之邪迹或干紀亂常或窺窬僥
倖此而獲罪固其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
獻魚炙以交鉞舞雞鳴而伏鑕或幸災樂禍或甘死徇
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降茲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
尺於泰山恠一毛於尺璧徒惡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

方但惜其生而未識衛生之有術何者地居流俗之境
身當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倍
萬以孤標唯利是視願半千而秀出行高於人衆必非
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而名譽娛其耳光榮炫其目口
甘腴羨啗鈎吻之腐腸身安棟宇誠垂堂之折足自謂
長無六疾永固百齡歸然可與金石齊堅松喬比壽者
矣殊不知關張以傲誕為將桑霍以滿盈居職鼂錯削
國以獻忠伯宗匡朝而好直處父則純剛立性張溫則

太明為識見之者為之寒心聞之者為之變色亦猶卧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然巢於折苕之末而不悟風之已至既而惡稔釁盈道窮數極黃沙在繫懷上蔡而無追白刃臨頸揮廣陵而長歎猶以為禍出不虞災非素漸以茲自卜奚其謬歟假有舉一反三麤分叔麥知豐屋之不誠悟覆車之足尤而皆宴安鳩毒遲疑猶豫交戰未勝而禍機先發不杜之於欲萌方悔之於既兆用使茂先將戮顧諱子而多慙安仁已收負慈親而

永訣嗚呼自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由於此也因斯
而言則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貽伊戚匪降於天而
謂之不幸未之聞也昔夫子有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竊以仁為百行之首大聖其猶病諸然必以中
才之人企勉而行猶或可及况其慎者蓋不過慎言語
節飲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
食存信之難也違之則為凶人蹈之則成吉士其為弘
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厲己自求多福方更越禮過

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譏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而孫叔敖譬以螳螂伺蟬不知黃雀在後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加以守愚養拙怯進勇退每思才輕任重之誠智小謀大之憂觀止足於居常絕覬覦於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祿退居負郭之田庶幾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願於斯足

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鮑肆
而神化苟或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
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
傳諷誦而無斃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徃古可以知今
是用尋徃哲之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誠
列之座右題其賦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
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

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
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途其必躓何者得不
思失雄獨忘雌耽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巖是則平
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
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啣探龍頷以獲竒省僥倖以適
願非仁者之所為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
採一廛耕獲困沉名於抱關志充誣於懸箔俄拔跡於
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

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劍而
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迺
九族其惟索爾其寂寞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
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
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
國從而蘇裂齊城下而鄺烹吹律誅於西漢獻寶別於
南荆遂懷沙於楚塞因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
嵇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為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

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閣與朱
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鳥兔之盡獲思擅
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胥
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
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
媮徒弔問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
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啮弦直之死
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嘘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

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淒然至
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傅之崇貴
將梅如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
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
獻文蛇而請謁疑卧薪之可久謂巢幕之恒安烈火照
其潛燎衡風欵其上搏曹門傾而大鄧賈室壞而夷潘
班坐刑於黨竇殷取戮於臣桓顧噬臍而不及知觸藩
之為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於通墨生於麻者既

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
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為娛餘推誠而狎耳蕭結契而連
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綢繆於魏諷石嫌
疑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貫石顯將牢梁並驅汙無禮
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
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鑿冰鏡而求垢彼獨潔
之為雅固羣醉之所醜况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
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

后禍悲號於座上庾嘲譎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
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
而不警怨無小而不讐察闖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
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個儻英時昂藏遠邁
觀廝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
於蜂蠆安知鷲炙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
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
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

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
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
而同喪唯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
生而強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
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跡濁其表而易其裏
範閭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胄忠貞為
劔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
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

素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愠喜漢先主之立誠莫尚中
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為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
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
弗珍鴈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以衛足櫟
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
遠害尚假智以全真矧百行之君子迺三才之令人何
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
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知止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古之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先哲所以趣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
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士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
為此賦云

觀春秋與漢策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貴
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菟雖至聖無軌超
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顏稱卷懷而善濩則由聖門而

進退者得不勇於知止乎佐漢留侯與道為徒厭華屋
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清則兩龔美則二疏父子欣以
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祁祁青衿戴負經書藹藹玄冕祖
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反皆雪涕以漣如嗟予生之疲病
念寄世之須臾曾陟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
於玷缺且覃思於玄虛聊揮金於餘日乃迴駕於迷途
况乎托北阜以為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樂得於清曠陶
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

之蒼翠若天漢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皋西對於
林間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逕被
芳蓀泚映芙蓉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徙竒樹
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韜瑜
昔有罷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
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外寄跡羲皇之初
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遠墟麇麇遠而騰倚鳧鴈去
而相呼酌盈樽以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

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名嶽蟲長往於五
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稅駕惠子
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
晚期終老於桑榆

妄心賦

唐員峴

始吾有形與憂俱生形是幻器憂為妄情愛業潛結貪
心日萌如狂犬之逐塊似飛蛾之赴明舉世役役終身
無成慨愚者之未達嗟此志之難遏多賤實而貴名咸

棄本而逐末利之所在蹈水火而非懼勢之所存棄仁
義而如脫方自以為氣足自負殊不知患其可掇夫生
也有涯而智之無已鵬鷃未足適其分儒墨焉能齊其
理世謂之憂我適足以為喜世之所譽我適足以為毀
自我心而視物四者未知其孰是借如青樓上路紅粉
佳人編貝為齒點朱為脣朗如明月之初霽芳若綠條
之在春流曼臉而光射動鳴環而態新此必天下之巨
豔固當衆族而咸親奚為乎鳥見之望層雲而自逸魚

見之入深泉而不出彼醜好之非我吾孰知其所失若
乃樂府窮選伶人擅名跳丸劍之揮霍奏金石之鏗鉤
復燕趙之稱最信音容之莫京清歌一轉而行雲過長
袖屢舞而流風并實天下之樂事當觸類而含情奚為
乎爰居卒天於鐘鼓聾俗不知其韶武嗟愛憎之在物
吾孰知其所主嘗以為生者物之可欽死者人之可畏
方其髑髏之自得也不異夫南面之至貴謂死之為是
生之為非何存沒之交戰而彼我之相違嗟乎求馬於

肆馬不可以得以猿為心猿亦未之息夫制動者以靜
吾當反照於玄極

齋居賦

宋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
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
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微陽所潛元氣
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
所深畏於是居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為形又遠

眇而高舒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室慾愛
精音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沖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
合真故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癘保此難老嗚
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
宜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和
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亢陽則
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
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

善身乎

荀揚大醇而小疵賦

宋楊傑

周漢運否荀揚教傳雖曰醇之大者亦有疵之小焉皆
命世以為文言非不粹與生知而較美道未能全當閭
人異禽魚性鍾天地全而稟者曰聖哲偏而得者曰賢
智聖無不通賢有未至是以周公尼父率臻大道之醇
荀况子雲未免纖瑕之累蜀國宗匠齊王老師雖抱重
器不逢盛時欲卷道以自處疾沒世而無知由是簡冊

其蘊瓊瓌爾辭立大功於是矣未盡善者有之著書三
十二篇義差而駁準易八十一首理或其醜至如論性
之淵源談道之極摯或曰善惡一而混或曰禮義皆其
偽以禮義為偽則堯舜之法歸乎詐以善惡相混則絲
禹之心何以異兩賢於道擇不精而語不詳三子之間
得其一而失其二又如對臨武以問兵之術推子淵以
希聖之徒遠罷特愚於量錯談經私美於童烏是所謂
珠不無類瑕無掩瑜然無傷於大義實有累於名儒非

倡道之子思將何以教美不臣之新室幾近於誣向使
親承鄒魯之範模獲偶淵騫而論討然則善得以盡辨
無不早數萬言皆造紙精千百世以為至寶雜乎其雜
當殊太史之書醇乎其醇可擬孟軻之道奈何智有失
慮人無全能一則晦名於天祿一則朽骨於蘭陵俱有
琢雕之雜難全粹美之稱亦猶務涉獵者賈山醇儒不
足悅紛華者子夏具體何曾噫荀也倡道於前揚也和
之於後助詩書禮樂之化謹父子君臣之守斯文未喪

大疵則否何韓愈氏重而過之蓋責賢人也厚

廣居賦

宋楊簡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橫其前
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百餘里之遙崎嶇委蛇日
致兩潮之勤於其門輸清納潤曾不少懈北山之桃李
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廁翠組織西蜀之
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差
如立萬琅玕疎疎翦翦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樂

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纖
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煙遊鱗戲
涼羣羣然圍圍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黃
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颯之
戒寒爛丹丘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竒吐孤芳而
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翦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此
亦可謂竒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
竒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持前所陳有目者之所

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覩有
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為乎天莫
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
之下地所不載胡為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
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為乎
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所升猶在青冥之中青
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名奚窮
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為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

雖極夫日入之涯道阻且修已莫之躋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奚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奚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

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中然則所謂揚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愈遠

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闥四闢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立牆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樂宮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中正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沖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為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鉏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索居賦

元吳萊

粵吾生之寡好兮恒孤陋以索居步中庭以自念兮心
抑鬱而不舒貼予身之兀處兮撫萬化之殊塗豈寰區
之迫陋兮杳不知其所趨惟世氛之混濁兮尚蓬藿之
藏匿欲奮迅而激昂兮又遭迴以沉默去衆人之佻巧
兮膺泰定以堅飭紛荆棘之柅行兮謂邛峽其繩直肩
重任之迢遙兮固邪許之不力儻泛駕之有求兮策罷
駑且焉止息巡簷隙而詠歌兮撼戶櫟以悲惻何初日

之成言兮乃棄予而不我即彼昔游之為豪舉兮曾同
處乎險巇羌結交以鼓勇兮肯羈圉之遑安抗沙塵而
志得兮巍弁冕之星攢既文鷲之炳燿兮嗤薜蘿以為
寒仰睇遠而弗及兮莽浮雲之瀰漫俯聽幽而若來兮
哀風激夫溪湍汨寥料其無景兮甘倔强以此蟠徒離
羣以蕭颯兮庶神氣之我完折松枝而拂石兮又植之
以青蘭宜道義之孺躋兮肯肥癯之異觀董生之談王
兮且有稱於不遇賈誼之明治兮謫長沙而徑去將屠

販之汙下兮恐紛紛而改度逮曲學之肆行兮使吾儒
之愆素古固有此混淆兮矧予今之馳騫寧窮達之措
懷兮曰美人之遲暮循自然之天運兮芳草靄其發榮
倚巒岿之絕壁兮臨萬仞之潭泓款淺渚以澹泞兮樂
儵魚之不驚構危巢其惴慄兮恍若聞乎鼉鼉非山林
之忘反兮柰世務之所嬰手不得以豎指兮目又何能
以逃睛因樗散之乏用兮託考槃之遺聲永言抱此幽
獨兮庸詎釋夫我悻

定命賦

元吳萊

昔岐周之懿哲兮垂未躅於勾吳延州來之閱博兮秉
世德以作模予既稟此美質兮參兩間而與俱日礪礪
以頡頏兮違陋巷而適通都膺文華之被體兮結雋逸
以先驅翮黃鵠之千里兮炯驪龍之吐珠倚山丘其峻
峭兮汨河海之盤盪竒材未得以自致兮恐薄俗之淪
胥叱玄夫為予枚卜兮徵吉繇以弗渝曰心遠而跡滯
兮何時命之獨拘怡怡其曠懷兮惕惕以深省收羣鷺

於一默兮守不動於真靜規豪舉於鴻冥兮混牧芻乎
鹿町胡魁梧之數竒兮彼樸鈍則猶天幸遵大路豈不
可兮莽荆棘使吾騁亦欲逃於空虛兮走赤日將焉避
影聿軒騫以有行兮仍轆軻甘所屏離當世之紛紜兮
合自然於溟滓羌造化之無象兮妙機關之翕張叢生
植之各異兮肖智愚以何常役中心之閏雜兮煽六鑿
之披猖朝奔騰靡所止兮夕偃息恍若有亡灑屏翳之
淋漓兮吹招搖之耿光名而出於神奇兮儵又臭腐不

得當邈自古之若茲兮哀吾生之不淑畸汝形而益臞
兮怪汝志之彌蹙言蹇澀以少味兮步踈躓無所投足
奮骹而衆嚙兮割肯綮以旁觸惟先儒之談王兮固
卓立以忤俗環車轍而至老兮陳詭詩以遭逐問蘭陵
悲芳草兮登鄒嶧感喬木慊素衷之陔凡兮縣干祀其
芬馥彼魯閭之弗思兮行狹邪如平陸託黃老而險韞
兮攻春秋以阿曲亂鳧鶴之短長兮衝涇渭之清濁不
率循於中正兮每僥倖以致夫顛覆豈昔吾之自奮兮

今獨有此沉憂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麋鹿而與儔俯環
堵之湫隘兮猶采椽之雕鏤駕柴車之樸素兮亦炫燿
其華輶等羹藜乎梁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
鄙兮賤無貴以何羞嗟予音之寡和兮譽汝器之無不
周斯視聽之既狹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
鳴鸞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往謀何豔
陽之駘蕩兮破寒谷之颼颼諒勾萌之畢達兮雖壅閼
其無由不吾用則亦已兮况斗絕於荒陬終越秣以燕

刷兮夫何足以自疑

自修賦

明薛瑄

皇降予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贊之不猶兮乃
蔽昧而強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間闕誦古訓
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
乎矩步忽內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
怠與敬其交騫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欲其紛互此實
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決擇之不勇兮將邪羸

而正負蓋必欲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既
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
天之所賦

思本賦

明薛瑄

吾行年之匪少兮胡貿貿而靡思善惡原於秒忽兮寔
千里其遠而木油油而上聳兮波汙汙而載馳托后土
之鴻龐兮本大化之無涯肇總總之衆物兮咸資始於
天淵矧含靈之物秀兮孰有不自其先先昭列而在上

兮子孫繩其在下或一日而不思兮將原竭而本仆或
廣植而不食其獲兮或勤施而不責所負渺河流之汪
淫兮潤實漸於還土啓我人以坦途兮闢我人以大戶
既登名於薦書兮復顯仕於朝列念積累之艱難兮恒
拳拳而恐失服聖賢之明訓兮索衆妙於微蹟仰皇天
之賦畀兮保天理於晷刻謹予識之昭昭兮匪他岐之
敢惑潔予身之皓皓兮豈外物之能涅是惟顧本源以
自修兮若見親於羹牆行斯百而靡虧兮體毫髮而匪

傷堅此志之罔替兮愛此言之不忘敦忠孝而日新兮
庶未盛而流長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九

謹案卷六十八第十二頁後五行飲食不瀆按文苑英華注瀆一作溲本禮記其飲食不溲

卷五十九第十頁前五行身居闕下按文苑英華居一作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臚錄監生臣蔡寅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

七十一

詳按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瓚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

農桑

勸農賦

晉束皙

勸農賦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

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
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瞻口受饒在於肥脯得
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名閭帥條牒所

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為十
拘五以為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啣其胃

觀農賦

唐闕名

歲起於東丁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強國亦在
於年豐是時也杏花毓樹蒲葉抽叢繞出鳳城疲道路
之攸往迴瞻鶉野知耕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績溝塍
刻鏤耒耜交橫煙雲輻湊人沮溺而為伴水鄭白以分
溜一稔二米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異南山之豆

觀夫田畯至喜室家相歡揮鉷去莠築堰澆蘭野餉曉
持於斜徑畚鍤暮荷於層巒憐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
地寬葵腰鎌而下采黍策杖而時看且人生在勤勤則
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敷
播植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鳩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
一四民之裏農為二俾彼甫田習無不利故土爰稼穡
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贊雍熙無辭艱
難服先疇之畎畝皆當儲峙救黎人之阻饑九年殷憂

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迹忝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
將請學恐貽責於樊遲

稼如雲賦

以農夫望歲歡
以滌場為韻

唐張仲素

天何言哉歲云秋矣臨甫田而一望見多稼之具美亘
平野而雲鬱覆高原而黛起九土用康兆人賴止豈非
協風中律農祥順軌土牛作候而不憇銅雀載鳴而有
以徒觀其千畝既良萬頃式臧興有滄而混色霑霖霖
以齊芳雜非煙與非霧乍漠漠以蒼蒼孰克辨乎帝力

咸自嘉於我疆御田祖之神時聞擊鼓樂農夫之慶且
見築場察彼近郊知夫四裔何山苗之能植伊隰桑之
尚蔽豐滋漫若用表於播時悅茂油然寧憂於晚歲矧
乃華實云就堅好不渝豈茨梁之足喻若薈蔚之將敷
知艱難垂戒於往哲務蔗藜在勸於鄙夫爰協古公之
政式弘管氏之虞至夫實穎蓁蓁厥田上上膏陰潤以
蕃庶蠹朝躋之異狀丘陵共秀且聞東哲之詩黍稷盈
疇更鬱仲宣之望懿夫白露凝冷清風戒寒是刈是穫

式燕且歡諒遺滯之足利思京抵而可觀蓋由我君勤
儉所彰純嘏屢錫運璿衡之冥數煥玉燭於昌曆分地
而嘉穀用登報天而犧牛在滌下臣覩而作頌敢歎美
於成績重曰望如雲兮我稼既同除其穢兮田具是功
既庭又碩兮將表歲終喜有秋兮可以勞農

多稼如雲賦

以徧野連山如
雲委積為韻

唐王 棨

暇日閒望秋田遠分彼盈疇之多稼乃極目以如雲壑
隴畝以青連乍疑散漫疊菑畬而綠合長帶氤氳豈不

以膏澤調勻薰風順適致南畝以豐稔若西郊之重積
芒既抽而散紫花已飛而帶白幾多嘉穗高低稍類於
垂天無限芳田遠近有同於抱石傍觀夫曼衍平川綿
延大田接層阜而如從岫出極低空而若與天連農夫
既憊於望歲野老咸欣其有年滿原隰以蒼蒼暎暎
霧被溝塍而或或常混晴煙有地皆勻無川不徧何秋
成之色可羨疑暮斂之容斯見似能扶日帝堯之日上
臨如欲隨風后稷之風傍扇故得邛落心泰田家景閒

競秀發於郊坰之外同垂陰於疆理之間生因榮溺之
耕寧由觸石起自樊遲之學豈肯思山匝高下以鮮若
畧東西而波委苟含穎以斯在諒無心而若此不稂不
莠同玉葉以紛敷彌阜彌岡異竒峰之邈迤是知黍翼
翼以相雜麥芄芄而不如誠匪握苗之後猶疑荷鍤之
初若昧躬親奚百畝以斯盛將其刈獲獲千箱而有餘
且君之寶以穀而為人之寶惟食是假觀稼盛於五地
若雲疑乎四野若不屬此以歌謠終慮取嗤於樵者

嘉禾合穗賦 有序

唐 潘 炎

景龍二年秋八月屬縣長子有嘉禾合穗瑞不虛月候
其禱而乃賦曰

天祚明德兮降之嘉生按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脈震土
膏且分苗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
歷試表休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卓引薰風於和
氣承湛露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
自我皇之所實在瑞圖之右為曠代之祥唐叔得之而

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之表異孤莖六穗
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而屢騰佳氣就日
而交見祥光獨天不生託厚載於富媪非聖不感效元
符於我皇我皇得之熾而昌風之起兮雲之揚嘉禾之
瑞未可量天子億載臨萬方

嘉禾合穎賦

唐
張真祥

南山之下兮無人之境力穡此中兮均夫躁靜勞則不
憚既寒耕而熟耘慶有所歸忽異畝而同穎莖駢惜芄

芄之色秀合垂萳萳之影此焉觀瑞亦祇以異比於木
乃連理之祥在於人蓋同心之義稔已聞於二米莖乃
殊於九穗豈非德之能及實聖朝之所致爰考休徵豐
年是憑麥兩岐而能匹茅三脊而徒稱固神倉之可貯
期郊廟之以升欲薦堯階且聞程程之獲將登神膳遂
入焯焯之烝天道玄默瑞以表德豈無沃土而光於我
家豈無異方而祚此王國不有嘉生孰謂賓榮友朋之
心因取興於連茹兄弟之樂遂作戒於分荆佇聞唐叔

之獻頌我后之升平

甸人獻嘉禾賦

唐趙蕃

聖上崇國本致時康動玄象之昭鑒產嘉禾而應祥甸
人於是具畚鍤修封疆啓芳穎於修畛薦靈姿於我皇
懿夫挺拔自分連拳相接始穰穰而齊實終矯矯而異
葉殊其本均二氣以發生同乎心表一德之和協不然
者寧擢秀於墳衍載具美於圖牒徵其瑞質稽彼大同
見芬敷而共貫信榮結以交通則知符乎帝道發自天

功合穗之珍方將效祉於今日異畝之美豈獨標竒於
古風於是野老歡心田夫盡力宛移根於沃壤之際俄
發耀於丹墀之側祥煙近拂乍疑連理之形喜氣傍臨
更辨合歡之色彌彰執契之道載助惟馨之德爾其天
鑒非逸神珍是呈始苔亭而間出終天矯而曲成豈比
躬稼之時盡化晉君之草挺生之歲克符漢帝之名向
令質委離披孤生莽蕞安得臨玉砌邇龍袞設種種之
萌芽為理化之根本是知六府惟序萬邦式孚茅三脊

而非偶獸共舐而自殊未若耀青芳於近甸垂嘉貺於
靈圖况復聖慮彌深皇猷思永梯山航海未足契其休
光菲食卑宮將欲示其豐省斯所謂騰茂實於厚地故
薦穗於重穎

嘉禾賦

明沈鯉

惟帝藉之千畝接宸極之宮牆翕垓埏之瑞煒穆元辰
於孟陽萃坤靈而厚載孕扶輿以發祥錯龍鱗於原隰
布鏤刻於滕疆沁玉河之沃潤浥金露之膏瀼拓周臺

之靈囿陋漢苑之朱堂感華脊於禁寓闢融澤於扶桑
禱農祥於地后震痺憤於天房蓋聖朝之所以先稼穡
備蒸嘗展一人之孝思而關社稷之靈長者也粵惟我
皇踐祚闡坤握乾仁亶義歲聖思廣淵契七月之精蘊
領無逸之真詮振天明而育德躬豐服於明禋履桑林
而簡啓望三素以祈年當東作之平秩舉大典於藉田
親秉耒以三推御葱轄於青氈命后稷以播穀簡伯禹
以疏泉班保介而終畝勞百辟於肆筵布陽和於九有

暢聖澤於八埏爾乃精忱上達協氣旁通瑞祉駢臻靈
眴雲從沴氛神禦寶露時融宜暑宜寒十雨五風將及
我私先急我公我黍翼翼我稷芄芄既庭且碩實大以
豐乃有嘉禾秀擢蒙茸或一本而多岐或數穗而同莖
引瑤風以幻質濯玉瀝而凝精陸離離以綴蕾韡采采
以含英溶丹楛之芳潔燦瓊蕊之晶熒秉五七之恒德
挺九穗之奇禎累連珠而合穎一金玉而本生霈休符
於甘雨銜滋液於璇星毓祥柯以五變耀泰運於九莖

天施雨而匪瑞日淪地而有微譬禮義之多富獵龍鳳
之異名軼幽谷之蘭茝掩玄圃之松苓彼紫麻綠苣豈
嘉禾之與埒而碧麥靈苗詎並蔚而爭榮若夫粟雨炎
帝瑞發軒轅陶虞異穡魯史書年成周合穰唐叔命篇
字成雨於倉頡頌頌著於鄭玄卷野產之而名邑赤烏
因之以改元外此而朱萸歷於堯陞紫萸茁於太原秀
騰濟陰之境旅生建武之年稻孫揚蕤於金斗祥麟集
食於武川敬仲乃啓封禪之所致汾陽極稱天瑞之可

傳此皆帝不貴乎金玉而實夫衣食之源故其政必調
於函夏而時省斂於秋田之所致也乃有連叢合隴七
穗五岐三苗四熟珍綺紛披或北里之稱盛或玄山之
讓竒不周或呈其異種帝庭或獻自外夷或光照九阿
之謠或香聞五里之滋是以繁瓌侈稱於前代而昌符
踵應於來茲孰若聖世之休禎炳靈淑於神祇實皇衷
之淵塞特示象於疇菑既登八極於安和仍濟萬國於
咸熙允阜澤之潛通羌弘化之寵綏於是田畯至喜穡

夫載忻僉曰異哉世所稀聞薄言采之以獻吾君於惟
皇上勲華淑軌方且秉冲自下遜美弗居謂嘉穀之呈
象豈涼德之克符實先聖之顯烈膺上帝之瑤圖也於
是降明詔蠲吉辰徵太師之九奏舉宗伯之十倫飭豆
登而並薦毳樽俎以俱陳信曾孫之有道企皇祖之居
歆於是大禮告成億兆歡欣東漸海隅西暨沙壩具瞻
上瑞雷動風傳凡在廷之臣工咸稽首以颺言謂聖王
治天下以孝而五穀為王政之先茲者聖德廣運格於

重玄一人有慶兆民賴焉將使至治刑于萬國嘉祥載
於普天皇風皞皞王道平平端冕垂旒四海晏然穆穆
天子壽考萬年

嘉禾賦

明許國

勾吳文學躡屩之燕會天子藻潤太平四方瑞應日奏
闕下既聞有獻嘉禾者羣公畢賀迺盱衡濯慮而往觀
之遘徇華子與好古先生辨論金門之左揖而聽其語
徇華子曰吾聞太和之氣醞釀堪輿蓄極而發奇珍乃

攄祥風之所披拂膏露之所沾濡神不能闡其粹天不
能表其符沕滴逢涌溢為嘉禾蓋冥搜於玉笈茲快覲
於皇都夫其陸海廣輪神膏沃衍龍首通渠魚鱗疊畹
蔚封畛兮縱橫倬阡陌兮宛轉三推既倡兮九扈作勞
黃茂聿滋兮玄功斯顯則有玉山異種北里仙英濟陽
九穗崑崙五尋挹光華於日月凝沆瀣於太清卿雲照
爛以垂覆景星煒燁而流晶毓非常之元化挺秀質於
金莖爾乃穎擢丹霞穎抱明月豐枝萃萼瑋幹芳潔或

珠聯於異畝或琪映於同畷或兩儀分於混沌或五氣散於軫輶或參乎乾畫之精或象乎洛疇之列其生也后稷降靈厲山遺烈種美璧於藍田萃商金於清樾其用也含哺萬國芬芳九閩頤天顏於五位肇王基於七月猗寰中之上瑞羌閱世而昭揭昔蒼姬之受命兮爰抽祕於唐叔逮白水之真人兮值虹流而載育曰悠悠其歷劫兮嗟未間乎芳躅匪至寶之不可恒兮何寂寥於圖錄聖皇建極兮超赫胥而軼大庭黃輿獻琛兮嘉

禾乃登邇歲蕤兮千畝遠璀璨兮八紘由顧命越於今
茲兮果何方兮弗獲亦何歲兮弗生保介紛綸而奏御
竒祥雜還於汗青蓋千萬年之希睹而鴻濛剖判所未
有之庥禎也謂宜陟岱岳告成功勒蒼崖樹穹窿跨冀
英於堯除掩蟠桃於漢宮何為乎僅升太廟之几聊陳
尚膳之饗茂洪朗而弗耀抑宗峻以謙冲意者聖人之
盛德兮慮非所以章明賜而承昊穹於是好古先生拂
然色厲正襟諤諤而復之曰異乎子言所謂見一斑之

文豹蔽豐蔀而測星躔者也吾聞之柔桑暮拱殷道以
興芝房協律漢業幾傾蒼麟駟於羯乘黃龍炫於吳京
謂變者未必為咎疑祥者未必為禎其休其否此焉足
憑嗟大鈞之寥闊兮二五交蒸神奇臭腐兮靡詭弗呈
勘一抔一擠之榮亦造化之偶然兮夫何與於朝廷是
故明王馭世不貴異物有兢兢而思慎曷顛顛於黼黻
稽六府之重輕察三才之秒忽故以豐年為實民食為
天游神稼穡雅意甫田躬黛耜御紺轅厘穆清之宵旰

祇求裕乎元元如其耕耘不擾疆理盡力多黍多稌時
萬時億百室開兮婦子寧百禮洽兮神人懌即大化之
神明知協氣之融液雖無嘉禾奚損至德如其疆理蕪
溝遂廢鳴條不時濯枝愆序田畷失其咨茹亞旅闕其
樹藝黔黎艱食風教刊敝雖有嘉禾奚益世故今天子
遠覽陶鈞之上庶幾歸禾之旨視厥方貢讓而弗處有
事寢園薦馨而已蓋俯徇乎百辟非則倣乎夸詡子大
夫不究本原矜竒說異殊謬乎春秋之義語未卒勾吳

文學攝齊而進曰長卿有言楚既失矣齊亦未為得也
且皇天樹后以長世豈漠然其無情有錫羨以純佑或
降威以宣懲伊災祥之大致固在昔其明徵然而天道
遠人道邇驗善惡之幾先視后德何如耳有禾芊芊明
盛之年飛紫芒於堯陌垂金粟於舜田氣緣感而後應
治有開而必先以此為瑞瑞何疑焉若夫帝澤未流嘉
禾聿穰搖盲颶以扶疎潤怪雨而愛葍雖併穗之可觀
實陰陽之多戾出非其時是奚足貴名之曰妖又豈非

類故夫麟一也遊郊者軒以之光西狩者周以之亡鳳
一也岐山鳴而德茂潁川集而道荒彼四靈其畢爾豈
茲未之比方蓋以瑞稱之兮瑞未可必以妖視之兮妖
亦非常亮神霄之有意非臧否其茫茫維觀物而考德
兮乃天人之並彰噫嘻為妖為瑞以昏以聖則大聖之
握符必降康之綦盛方今巢燧當陽夔龍布令步玉斗
懸金鏡匹夫軫于宸衷三農重于八政春臺若登寒暑
皆應是以震聲日景雲煜九玄貢華喬岳輸英大川極

薰蒸而旁魄乃茁暢于天田所謂以和召和兮詢神理
之自然豈比夫赤烏與泰始空詫說于民間昔我高皇
帝之紹天也虎旅戢而化成龍門獻其嘉穗肆賁天章
用歌敬畏不侈大以自矜爰貽謀而錫類誠天寵其德
而靈承其瑞於今觀之維上克配而先生不考于此一
以為希覩一以為偶然弗原天而盡人得無立言之少
偏伊欲照金簡重瑤編表熙朝之鴻鑠邁周烈于千年
務昭明乎聖德乃論治之真詮文學語既從容而却先

生斂容唯唯諾諾顧謂徇華子曰此嘉禾之讜議也足
勸賢而警虐庶幾風人用備著作

嘉禾賦

明 陳經邦

猗帝苑之天田紛布綺而錯繡德馨鬱而升聞發嘉祥
乎黃茂原夫禾之始藝兮爰開藉于中春皇既祈於天
宗兮厥又雩乎靈辰沃壤墳腴而砥平兮清流映帶而
還汜服蔥轄而秉黛耜兮勤萬乘而躬履於是油雲滄
布膏雨沛施后稷播種勾龍敷菑醴泉沃其靈根融臯

宅其神機飴露滋其菁華和風披其縵枝有相之道日
至而齊朱火既盈穰金斯屆蓊蓊擢擢與與旆旆阿那
兮垂芒穎粟兮觀穗全千畝其鱗集兮九扈揚眉而告
祥何莖連而穎合兮昭盛德如吾皇拂雲罕而晻藹兮
映瓊釵而入蕊棼總總其盈疇兮班陸離而充籞兩岐
挺而交秀兮三穗跂而呈珍厥本盈百而餘三兮奇偶
錯以相成夫景星麗天未若茲禾之繁碩而被阡慶雲
彌宇未若茲禾之翁翳而垂庾神芝朱草未若瓊脂玉

粒可餐而飽寶鼎器車未若青芊赤穡可載而輸龍枝
之委蛇可以軼黃暉鳳冠之旖旎可以謝文羽離離兮
雙儷何用嘉瓜之並蒂油油兮參起何須竒木之連理
使竟畝皆然兮豈啻千倉與萬箱將普天同兮又何羨
乎員嶠之粟雍丘之梁信兩儀之訢合兮萬靈叶而助
順眊忻忻其相告兮皇禔福而永命曰稼穡惟寶兮民
食惟天后知天而得寶兮周以長年越我皇之臨御兮
茲祥屢覲矧蕊甲之初旋兮重迎軒歷惟茲御廩之鍾

藏兮蓋簋簋普淖之自實穆清廟而莫明粢兮又縮鬯
蕭茅之所出庶徵以叙而來備兮肇我公田翠華翼其
至止兮省農以為天下先乃受命之溥將兮迄又降康
普厥明以率育兮誕告萬方皇謙讓而不有兮孰發其
祥爰諏日而祝冊兮享於明堂光九廟之玄靈兮擇我
烝嘗古稔盛於北里兮以登介丘周歸禾而作書兮對
揚王休臣稽首兮獻頌皇萬年兮以豫以遊

瑞麥賦

唐任琬

建極惟皇昭鑠於光出豫考卜乘時省方西自鄴鎬東
巡洛陽順天遊而有度協日晷之云長徵賢宣室布政
明堂風雨時序黎庶其康盡物稱瑞窮靈委祥明含日
月則階莫恒秀澤及草木而隴麥登芳於是闕離宮通
禁苑覩茲瑞之所應實皇恩之燭遠朝任得人時惟賢
相九流分職三旗協亮稱堯舜之允敷同益贊而為唱
曰珍瑞麥生我皇國凌寒而秀彰聖之德願載東觀之
書以歌南薰之則既而帝曰欽哉天符聿來俾予光於

四表惟爾翼於中台念幽芳之遠性知樸樸之當材且夫麥之為瑞其德至矣居寒自生當暑薦美含實珠淨耀芒鋒起既標詠於詩人亦稱奇於練史當其芄芄於野漸漸其秀將嗣穀以登年豈凌霜而不茂在昔唐叔嘉禾伊育昭彼周王天人斯穆今惟聖帝此焉攸淑涵之如春也及晝而繁榮就之如日也來牟而紛郁則有小儒怡然鼓腹照水鏡之光鑒參歷選之題目未登高而賦成庶陳美於金竹者也

瑞麥賦

唐高敬庭

聖人順動文思欽明天地貞觀品物咸亨去憑虛而就
安處面周洛而背咸京雲旗電發霜戟林行太陰用事
其日在斗萬國來庭百神奔走泉潛動而茲落水益壯
而冰厚冠異氣於繚垣吐嘉穉於寒藪不忌風雪全抽
兩穗逼日月之光華得雲雨之攸利芒纖纖而擢隴葉
青青而聳翠同泰谷之移暄類榆林之因地瑞紀增煥
嘉禾異植出天苑以稱竒訪人寰而未識凌玉霜而表

勁挺金莖而孤植顧擢穎於年和望生成於地力倬彼
藩翰其代天工即漢庭之相國類晉室之清通拜殊祥
而北首列圖史於南宮紆粹容於有穆冠鴻業而無窮
實穎實粟是崇是奉可以為瑚璉之姿可以為種稂之
種偉長至之馭序同少陽之在候成粒貴於鳥銜覆苗
期於雉雒夫瑞也百王之珍事其生也二儀之大德道
泰則稱物呈形政乖則羣力皆感伊小草之何幸逢大
人之允塞願均照於離明祈作禎於王國

瑞麥賦有序

明陸深

僕閒居田野多見瑞麥兩岐三岐至五六岐彼九岐者
得於傳聞殆未之見云實有之感茲休禎作賦一篇有
頌有美有風有刺義主勸戒附於古詩人之譎諫雖不
足以希蹤相如子雲庶東京之流亞也示我同志靡得
而布焉

天子正德五祀孟月維夏知知子瘍發下體更朔新愈
有客唁焉登堂三揖乃掀髯吐論曰夫物有異產事有

竒遭噉肉者不可與論味昧采者不可與即文闕哉希
乎今茲之所覩也子足良苦抑未之知乎知知子廢然
而起危襟橫几奉客下風曰唯唯願客詔之客曰走故
農家五穀是理爰是弱齡勤厥四體今年逾知命而豐
穰凡幾一畝三石稂莠吐米皆未若今歲之為瑞也麥
苗芄芄稷岐為二揚芒含穎復為三四多者五六將將
覆地東鄰一莖九岐尤異殆淳和之所薰蒸而上帝用
以錫類也周書異畝漢歌兩岐陋昔人之誇詡昭后皇

之惠慈雖蒙白之翁負玄之老皆緣畝玩視相與嗟咨
若走者齒髮猶盛涉歷未廣宜乎驚悸而夥頤也知知
子仰屋太息索然久之曰否否客何談之盍也夫緣物
者貴質敷文者適用且夫麒麟之希難以療饑芝菌之
祥難以充庖雲錦之爛難以禦寒蠙蚌之光難以續膏
是以聖明抑難得之貨壅不稽之言誠以重本而緩末
棄無益而即有用也客幸目覩岐麥津津稱瑞民瘼甚
矣果誰之致獨非客之所觀見者乎試為客語往歲已

已運厄元元夏耘被壅淫雨注天晝夕閱七颶風相牽
海波怒而山立江潮噴以駿奔蛟龍舞於街衢岡阜淪
為萍淵漂尸橫野浮畜蔽川千里一壑萬竈絕煙於是
百年之完聚連邑之生全化為魚鼈葬於鯨鱣者殆過
半矣暨乎水退民失故居滄桑一變形勝都非朱門沈
其闕閱碧瓦蕩為丘墟鳥窺巢而不下狐訪穴而重疑
號哭振野提負沿途父棄其子妻別其夫相與轉徙乞
丐奔逐投依若流星之逼曙而敗葉之辭枯也於是強

有力者牢朽材於古岸塞行潦以腐薪依濕林為棟幹
綴敗席為閭閣潤爨無別卧食不分什併為五棄仇講
鄰相依為命枵腹連旬野無留菜樹不遺根微幸於萬
一苟活於旦昏爾乃積陰鬱結隆冬盛寒層冰千尺竹
柏枯乾豈祝融之故都為玄冥之停驂何暖暖之陽國
顧風烈於塞垣民無夙具習不素安於是受凍而仆者
又如干矣天子方軫念南服融照閭閻發德音大王言
貸常賦闢四門封簡書於芝檢勤使者於輜軒省大官

之供調減司寇之坐論賑倉廩之儲積蠲逋負之浩繁

方將奪民命於溝壑續生氣於遊魂蓋三五之罕有而

二氣所不能全之曠恩也良有司方憂經費之不足懼

考課之殿後鴻澤持而不下限令疾於電走朝四暮三

示一藏九使民破十家之產僅足以輸一家費數畝之

田未足以賦一畝笳鼓盈村擾及豚狗爾乃制為嚴刑

迨及黃耆巨木囊頭重金繫肘臂無完膚指欲墮手谿

壑之填未厭伸暴之門何有於是子遺之民瘡痍之末

斃於敲朴困於征科者蓋淪胥以盡漸不可久矣戾氣
醞釀蒸為疫癘方且乘陽發騰擴不可制今枕藉而病
卧者比比皆是招醫降巫若憤若醉是其凍餒蝕於胃
腸刑罰慘其心志發雙伏而並攻何方藥之能治厥禍
方萌殆未知其所至也使壘畝之植一本而十岐共蒂
而百穗將安救之而客誇以為瑞哉且菽粟所以貴於
珍鼎布縷所以加於玄黃者為其有用也今夫用者徒
存而用者已亡是謂隆虛而病實忘遠而娛細矣僕

竊為容贅而不取也容聞而憮然曰噫嘻有是哉子之
迂也信乎執一者未足與權二泥彼者不可與適此子
徒鑒於已已之變為流而不止乎是殆滯於陰陽之迹
而未深於斯理者也且夫於穆之化圜運不已剝終必
復泰因於否吉凶互尋禍福相倚夫蟲之蠕蠕也不屈
不發地之窪窪也不伏不起數逆斯通氣順乃死是故
九載之水或以成堯七年之旱終以啓禹子豈知夫凶
儉之後繼之以豐稔登進之漸承之以君子邪然而氣

機橐籥必有攸始兆先於物發遠伊邇鐘鳴而隕霜礎
潤而降雨走誠得於俯仰之餘是以釋近憂而崇遠喜
也且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氓賴以
率育續歲功於發春函潛氣而多淑是休嘉之先露篋
斯理於將復示帝心之仁愛啓方來之祉福諒有開而
必繼孰無徵而迺獲走且與子託丘壑以優游咏皇風
之清穆是故有取於麥岐子何責之備而論之刻邪知
知子不能難容乃躡履而退曳杖而歌歌曰麥秀兮多

岐覆壘兮累累彼其之子曾是兮弗思於是知知子返
乎潛室沈思淵默緯情愔於渾淪抽端緒於開闢推玄
化之始終考休咎於遺冊覽春秋之所書測消長於三
易道有殊而歸同理既契而心戚然則容之言似亦未
為失也將以厥明戒館客循阡陌辨麥岐之踈數聽鄰
黨之損益問勤勩於三時弔疾苦於緩急於時風輕景
融煙朗霧清謝雕輿却繁纓被大練策溪藤道以童子
從以經生指三汀以東鷺遵龍江而緩征瞻桑梓於原

隰拜松楸於佳城睇海氛於極際儼波浪之奔轟感釣
游之舊踪慨歲月之不停藹里墟之蔓延有孤物而屢
更亦浮雲之多態何難樹而易傾悵久寄於異土心戀
戀乎故京方徘徊以瞻眺蹇彷徨而屏營顧見道左麥
穗岐岐本同末異旁無附枝始戟戟以競秀竟孳孳而
莫攜將神工之妙合復化鈞之巧持或雙昂以森矗或
左右以紛披或越畎而希挺亦共房而駢垂薄長飈以
洄泐照圓景而陸離等比翼於異類啞連理而不為固

物薄而稟厚，騰衆喙以增奇。胡哲人之走車，隨戶女子
見疑。昔宣尼之瑞魯，匡人怪而圍之。比干之忠殷，曰不
祥而戮尸。彼二聖且猶然，般懼此又何辭。抑軒輊之偶
致，將彼蒼之有知。於是歷覽既倦，義馭未疲。攬厥穎異
采掇，以歸洵皇澤之滲漉。拯黎民於阻饑，託子墨以宣
祕聊洋洋以陳辭。

揠苗賦

以無助苗長時
至斯茂為韻

唐楊 濤

苗生有漸，方時不可踰。揠而求長，兮是謂甚愚。謂坐致

其滋茂翻立見其萎枯欲速之誠雖切受益之理固無
計牽挽之功雖則勞止在播植之道不亦踈乎原夫勢
惟探掇心則陵遽曾本固之靡思徒末大以生慮附麗
無所同伐木而廢根援引靡辭似拔茅之連茹苟離根
而去本必有損而無助然則抽軋奚補枯槁是招雖盡
區區之意彌損芄芄之苗助長且乖於載績速成空望
於一朝殊不知潤以膏澤託茲沃壤待天時以煦資地
力以養諒物生之有恒何力拔而能長豈不以立心有

慮計于無身自見身之有以且之乃身中之
盡瘁空深迷於務滋謂短長皆由於已謂遲速不繫於
時勞而無功殄乃自致方握蘭而勢並比捭草而功異
增高之望莫從盡握之助曷至狗蹠求之性始望如雲
乖馴致之方終貽委地逆其理而如是傷其物而由斯
欲益為謀冀有秋之彌疾過求生害嗟不日而已莠是
以君子明於休咎每因緣於根本不苟且於華茂推於
命俟於時無若宋人之大謬

揠苗賦

以時貴順成非
由速致為韻

唐李程

瞻彼陂田新苗在地徒施助長之術且異發生之類望
斯箱之翼翼爰用心期貪彼黍之芄芄方將力致搖然
乃亂興每如抽自貽伊戚職汝之由忽分叢於步武俄
裂土於田疇勞焉無功焉用拔乎其萃動而愈出縱其
生也若浮既不得於和熟宜取傷於躁求相彼老農求
之欲速偃僂煩手扶疎自自信相違於淺種不用其良
既自露於深根曷云能穀忘枯槁之如彼尚低徊而念

茲統指尚疑於取苧勞身豈並於乘時攬一握之纖莖
始如陵草聳千科之細葉終異園葵孰云農事以妨但
取高而為貴無思去草之務有若拔茅之彙不從其道
雖矻矻以徒勞莫悟其由訝離離而增歎原夫秀而不
實愛欲其生覆東率而歷亂交南畝以縱橫或長或短
賴因人而盡起靡瞻靡顧俄麗地以同傾與其違性而
巨落豈若從宜而晚成時不爽於榮枯事可期於逆順
惟躬是瘁寧同於百卉具腓以若所為且異乎孤蓬自

振亦由行道者之仁義可依嘉上聖之知命戒中庸之
妄祈賦孟子之言聊將此喻窮宋人之理永鑒其非

滅裂禾賦

以為功不至其
報則然為韻

唐陶洪

昔子罕之秉權有封人之問焉以為事不可以不敬物
不可以不虔於是陳曩日耕大田子之於禾也其情易
爾禾之於子也其狀悴然莫不報其素莫不答其先子
知其意遽變子志倍功於他時盡力於茲地然後萌而
密葉以翠契本心而罔違克所養而不匱故知生寡者

其功未既實稀者其心不至苟屹屹以自強何芄芄之
莫致是以人之從政士之飭躬僉黽勉而無極並陵兢
而靡窮未有不課而名立未有不勤而道融所謂君子
重其實貴其功以行之慎者比其盛以動之慢者譬其
不惟盛也著美而可觀惟不也售能而誰取信乎鹵莽
於庶績何異滅裂於南畝草既在茲衆亦棄之雖有百
塵莫得就而獲雖有萬頃焉可俯而持晒之者宜夫芄
爾歎之者何莫淒其則知惡必由人善隨厥操往無不

宜施無不報雖斯言之細微實所諷之玄奧足以將懲
躁競用戒澆漓勗萬代之攸習勵烝人之所為若然者
功以之成利憑而得實輔政之義理亦勸學之典則在
稼尚其如斯人乎曷不鑒之以隱惻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